

I 25
92
1

报 告 文 学 丛 书

乔 迈

青 铜 少 女

作家出版社

青 铜 少 女

作者：乔 迈

责任编辑：周 坤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苏彦斌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11,375

插页：2

字数：233千

版次：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7-5063-0064-8/I·63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240

印数：0001—4,500册

定价：2.20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· 目 次 ·

歧路芬芳.....	1
蚕山二尼.....	35
曾是宦门女.....	56
车 队.....	81
青铜少女.....	99
爆炸：生命的耀眼闪光.....	110
乡党委书记.....	132
我欲乘风飞去.....	149
走出青纱帐.....	159
失去了，永不再有.....	176
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.....	226
三门李扶闻.....	281
希望在燃烧.....	302

· 歧 路 芬 芳 ·

一、如果……（序）

如果当初他听从大哥的劝告，毅然返身去了香港，再转身去了台湾呢？

如果他不以少年的热情，轻易放弃已经考取了的、又是梦寐以求的南开大学不进，偏要兴冲冲去投考华东军政大学呢？

如果专修室里不发生微不足道的丢失真空管事件，并且他也没有那样血性儿十足，抬手就给了政治处干事一记沉闷的耳光呢？

如果他的女伴压根儿品尝不到外遇的甜味儿，从而给他留下灾难中的最后一丁点儿柔情、也是他在人世间最后一丝人生之渴望呢？

如果在站也如一张弓，卧也似半个弧，既享受不到明月朗照，也绝对无缘感受清风拂煦的死囚牢内，碰不到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的活菩萨何庆宴呢？

如果在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举目无亲，且被

追捕的绝境中，没有遇上可尊敬的革命老干部龙国一，收留他到古之黄龙府、今之农安城来呢？

如果黄龙府黑土地上娇艳的、生气勃勃的葵花不在他面前炫耀神秘的美色，骄傲的美色，因而弄得他茶饮无心、魂不守舍呢？

如果……

如果……

如果不……呢？

唉！人生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充满着未知因素、亦即偶然事件的运动过程——偶然事件改变人生，就象胡乱刮来的太阳风或宇宙风改变一粒微尘的去向。“人是宇宙中的微尘”，这是哪位悲观主义哲学家说的？

但人终究不是微尘，至少我们面前这位关东奇人不是。

命运残酷地捉弄了他，但命运无法把他压倒。他战栗着，然而他战斗着；他一路踉跄，然而他一路都在前进。哪里有他带血的足迹，哪里就有他留下的芳香的花朵。直到许多年以后，直到他韶华已逝、不觉冉冉老之将至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才猛然发现曾经怎样错待了它的一位卓越的成员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回过头去，在茫茫大野上寻找他的带血的足迹和他留下的那些芳香的花朵。

那是怎样一部发人深思、催人泪下的屈辱者和奋斗者的历史啊！

二、大潮怒涨

最初的厄运发生之前并没有任何前兆，就象南国晴朗的

夏天，忽然间乌云从天而降，紧接着就是雷鸣电闪，大雨如注，使人猝不及防一样。

其时，二十二岁的黄华君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崭露头角。他是这个学院通讯教授会里最年轻的成员，他给学员讲授的通讯技术课脉络清晰，深入浅出，各种知识层次学员都听得懂、记得住——他的许多学生都是功勋卓著、威名赫赫的将军。将军们的年龄都比他大，资历自然不是他能比的。给这样的学员讲课，他常常激动不已。将军们则亲切地喊他“小教员”，平时喜欢和他开玩笑。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边，他感到由衷的幸福，一点儿也不为没跟大哥一起去台湾而后悔。但事情也不总是尽如人意。党刚刚从农村走向城市不久，一些同志还来不及调整好对知识分子的认识，待人处事有时就难免出于好心却收不到预期的效果，例如有人这样说：“小黄呀，你们知识分子好好干，我们共产党亏待不了你们。”黄华君听了就觉得刺耳。他太年轻，又一直生活在国统区里，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还没有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。他就想：我既然参加了革命，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的一员了吗，怎么还要分出“你们”和“我们”来？莫非说党还不相信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？他感到深深的困惑了，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，就使他由困惑变成了沮丧。

全国性的“肃反”运动开始以后，军事学院的气氛也有些不寻常。黄华君倒不感到紧张，他十七岁参加革命，有限的经历一清二楚，一丁点儿小事都早早向组织上做过详细报告。“肃反”搞不到自己头上来，有什么必要紧张呢？恰恰

相反，他从内心里拥护这一场运动。解放以后，有意潜伏下来和隐满了身份的反革命分子大有其人，如不肃清，必会成为新中国的隐患。他相信党的政策。

组织上确实没有抓他的历史，但意想不到的—件小事却无情地把他牵扯了进去。

有一天刚上完课，保卫干事就来找他谈话。他预感到发生了什—么严重的事，因为对方面冷似冰。

“你喜欢装收音机，是吗？”对方问。

“是，”他回答，并且意识到了找他谈话的目的，他所在的专修室里有两只真空管不见了，他并没有留意这件事，因为那种东西不值几何，在废品堆里有时也可以拣到，凑起来也能用。

“你装那东西干什么用的？”保卫干事的语气里边充满了不信任，黄华君听出来了。

“听新闻呀，”他仍旧很坦然地回答，“市场上收音机不容易买到，价格也高……”

“那么说，真空管是你偷去了？”这就变成了审问的口—气，俨然法官。

“没有！……我没偷！我向组织保证……”他没有继续往下说，从对方的眼睛里他看到，此事人家已确认不疑，这次谈话不过是来取他的口供，以完成固定程式罢了。

他痛苦地低下了头。不是担心两只管子的事件多么严重，而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他一点儿也没有怨恨组织，只是觉得具体办案人员太主观，怎不认真调查一番就下这样结论，诬人清白呢？

政治处也找他谈过话，从那里他知道是一位行政干事揭发的。和他谈话的同志不幸又很偏执，态度也更粗暴，根本不把他这位教授会成员放在眼里，侮辱人格不算，还开口就骂了娘。悔恨无穷啊，无穷悔恨！人生如果真的有治疗后悔病的药，即使千金，他一定会倾囊买来——用不着倾囊，如今他很有钱，他的任何一项发明都可以换回来成千上万钞票，虽然他并没有这样去换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怎么就那样年轻气盛，一时冲动而不能禁？骂一句娘算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不能忍受这一句骂，他后来竟要接受数不清的骂，而到了那个时候，任什么样恶毒的、侮辱性的、咒人进入十八层地狱的字眼，他都能做到无怒无悲、安之若素了。可惜当时他竟直跳起来，以一记软弱无力的、象征性的耳光报复了那句骂娘，因为他不会回答同样那句骂人话，他的出身、他的家庭教养使他没能掌握这个利器。不过，即使他也会骂人，当时如果照样回敬那么一句，后果大约也不可能改变多少。

军法处宣判对黄华君处以三年徒刑。

宣判之时，他只感到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，眼前金星乱进，仿佛遭到了枪毙，他相信被枪毙的滋味也不会比这更痛苦。有人从旁边扶了一把，他才没有倒下去。恍惚间他感到这不过是一场梦，他许久没有做过这样可怕的梦了。遥远的童年时代倒是做过噩梦，那是日本人打到海宁，他随家人一起逃难的路上，船到江心，头上有日本人的飞机发出怪叫，江上有国民党的缉察队前来阻拦，口口声声要把他们的船征去“抗战”，并且立逼他们全家当场下船。下船到哪里去？江岸遥遥，白浪如山，他们只有跳下水去以身喂了鱼蟹，才

能支援“抗战”吧？惊恐万分之际，幸亏母亲及时觉悟，颤颤地从包袱里拿出一封银元塞过去，才算了结了此番劫难。当晚，他睡不着，痴痴地望着天上将圆或缺的月亮出神，那月亮忽然化作了日寇的黑色的飞机，向他们俯冲过来，他惊叫着刚要躲开，迎面却又碰见了那轮月亮，仔细看时，偏是拦船的国民党兵凶恶的笑脸。

但眼前的事情分明不是梦。当他确认了这个现实之后，委屈的、屈辱的泪水便夺眶而出，他放声痛哭。他一面哭着，一面写材料为自己申诉。他一连写了十份这样的材料。他疲倦了，再也打不起精神做这种徒劳无益的辩诬。

他去了执法处，所幸军籍并未开除，他期望三年之后，仍能回到原来的岗位去。他热爱军事教育，留恋那个生机盎然的环境，他喜欢听将军学员们喊他“小教员”，那些人大都正直、朴实，毫无矫揉造作之气，他相信自己的冤屈将军们一定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也一定不会信。“将军们啊……”他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那些光辉的名字，温馨和酸楚同时涌上心头。

他被送去进行劳动改造。同伴们都是所谓“军籍犯”。那时候，我们的部队军纪甚严，处罚也重，有一个宣传科长，因为在抗美援朝前线 and 一位当地姑娘谈恋爱，发生了性关系，竟也判了十年。然而科长毫无怨言。大多数“军籍犯”都认为自己罪有应得。维护我军崇高荣誉的责任感压过了他们自身的不幸。劳改营地里边弥漫着军人克尽职守、忠贞不二的气氛。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生活。黄华君的耻辱感也渐渐消融了好些。有时他甚至想，也许在人的一生里边，有

时就注定要蒙受一点委屈的吧。被屈衔冤大概也是人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，区别只在于，委屈的大小和程度的强弱而已。

每天除了付出一定体力之外，没有多少要他们花费精力的地方。体力劳动他不感到是难以忍受的负担，他年轻，身体好，渴望出力气，但是离开了心爱的专业使他感到痛苦。排遣这种苦恼的方法便只有回忆。

他常常想家。父母的面容交替在眼前浮现，还有故乡的山川风物。他一向觉得家乡人杰地灵，给了他一颗纯真的心和聪敏的头脑。他爱她。

黄华君的家乡在浙江海宁。海宁人陈阁老做过大清朝的宰相，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，曾经钦赐匾额给陈家，御笔大书曰“江南第一家”。海宁因此得沾天恩，成了江南第一县。海宁在历史上有三大名镇：硖石镇、王店镇和袁化镇。黄华君路出名区，他就生在袁化镇。

黄家虽不及陈氏那般光耀，但也算得上是江南望族。黄华君的外祖父曾任江宁（南京）知府，父亲是南洋公学第一期毕业生。袁化镇的老住户都记得黄家。看啊，压地匝匝联翩而起的一大片青砖粉墙住宅群里，那座三进院落、小楼翘然立于绿荫丛中的人家，主人便姓黄。黄家后花园外边就靠近钱塘江。

许多记忆被岁月的流沙卷走了，唯有钱塘江口一年一度的一大湖奇景深印在黄华君心里。

每岁八月朔望时分，看看天上月将满了，亮晶晶的海上传来隐隐的低鸣，天上人间为紧张、肃穆的期待所笼罩，也

就到了观潮的时候。数不清的人聚拢在海塘边上，一会儿望江，一会儿望海。江依然静静地流，但仿佛已经流得慢了，且默默地不做一声，似在等候必不可少的大变化、大动荡之将临。海沉思着，积攒着力气，一面注视着天上的月。月辉煌地升起来，居高临下俯瞰人间，安闲恬淡，恍若无思无欲，但时辰一到，它就会发出信号给海。于是，海突然躁动起来，观潮的人们便紧张万分，一齐瞪大了眼睛。

来了！蔚蓝的、明澄的远方忽然变得云水蒙蒙，海上凭空出现了一道白的，闪光的线，白线渐渐变成无数条，巨灵一样向人们眼前逼来，而且不再是线条状的，或者平面的，它成了一个巨大的、望不到边缘的立体矩阵，如万千只雄狮咆哮，如万千条银蛇狂舞，那是活动的山，倒立的海，愈近显得愈高，愈近鸣声愈大，终于天崩也似的一声响，巨大的浪头撞到塘石上，浪头粉碎了，满天便是冰一样的冷雨，孩子和女人们惊恐地叫起来，有人捂上了眼睛，钱塘江水仓皇地向后退去——世界不再是原先的世界。

作为中华的一大胜景，今日钱塘江的观潮者们大概不会再产生黄华君当年那样的心情了，可怜那时他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，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上海“八·一三”抗战，大时代的狂涛冲塌了黄家花园平静的日子，命中注定的大动荡，从他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。

三、泥沼的跋涉

生于南国、长于富庶之家的黄华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他还会同寒冷的北方的黑土地结缘。

那时候他在南京服刑。不久，军队和地方的劳改部门合并，统由地方管理，他被送到了新生砖瓦厂。这个厂地址大约在今天南京新车站附近、原来的和平门旁边。

他被分配作踩泥工。地方比不得军队。劳改犯里边什么样人都有，管理更加严厉，劳动条件也艰苦得多，并没有现在大多数制砖厂那样的机械操作。这种地方似乎也用不着搞机械操作。这儿的劳动力不值钱。为什么要吝惜犯人们的力气呢？劳其筋骨乃是革心洗面的需要，而且只有让犯人们每天累得精疲力尽，管理起来才会容易一些。“军籍犯”来到这儿，也要受到同样待遇。

黄土和着黄沙满满堆垒起来，泼上一层水，踩泥工就跳上去，自然要高挽裤腿，并且打起赤脚的。然后就象走路那样在泥水上边踏来踏去。这可不是平常走路——哪里会有那样轻松！泥沙搅和上水，又粘又稠的物理性能就极大地显示出来。而且要一层又一层不断地堆垒，人就陷进了泥沼里，抬一次脚都得付出极大的努力。更有那班铲泥工，一锹连一锹地只是向你脚下把泥土扔过来，水也泼过来，你的动作稍一迟缓，那泥土就直直地扔到你身上来，使你狼狈万分，然而铲泥工们却会发出狰狞地笑。看着别人受罪，正是这种环境里某些人的需要，或者也可以叫作一种“文化”吧。多谢虎踞龙盘的南京！这儿号称中国的几大“火炉”之一，夏天很长，冬天较短。踩泥犯人黄华君每天一身泥水、一身汗水，如果在我们严寒的北方那就糟了，不是冻死，也得冰死，至少也要落下关节炎来，终生苦不堪言。天可怜见！他一天到晚要这样跋涉十个小时，相当于走一百公里路，有时

厂部要放“卫星”或者“报捷”、“献礼”，那就要加班到十几个小时。如果抛开苦刑犯人这个方面不计，我们应该说，这是锻炼人的腿部肌肉的一个好办法。我来采访这位昔日的劳改犯人踩泥工，有时一同走路，见他那样脚步轻捷，迅疾如飞，我都暗暗纳罕——要知道，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。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同志向我称赞说黄华君时间观念特强，证据在于走路快。我对这种说法深不以为然，我认定此种状况应该归功于那一段劳改生活：他早在又粘又稠的泥水里边跋涉惯了，一旦脚下是坚硬的地面，自然会健步如同飞毛腿。谁说劳改生活没有益处呢！黄华君同志，说不定有人会羡慕你的。

艰苦的劳动并不能毁灭人的心灵，倒是心灵的创伤将会摧垮自我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黄华君不可超脱物我两境，达到物我两忘，三年刑期，判来轻松，服时艰难。什么叫度日如年？大约只有坐过监牢的人才会有切近的、逼真的体会吧？何况他服的还是冤狱！

漫漫长夜紧连着漫漫白昼。万般无计中他想到了死。死是一切苦难的最终、也是最有效的解脱方法。当生存已经变成一种负担的时候，死是幸福的。他一口气吃下了平时积攒的一百五十片磺胺嘧啶，然后静静地躺下，准备走向天国。

小时候逃难到上海以后，他进了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——汇师小学。学校所在地徐家汇一带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堂。每个礼拜天学生们都要作弥撒，或者背诵《玫瑰经》，歌颂圣母玛利亚。他不大清楚玛利亚是谁，看过各式各样的

圣母像，觉得大概是一位很美丽又很和善的中年妇女。据说笃信了她，人们死后就能进入天堂。他知道天堂其实也是子虚乌有，但吃掉大把磺胺嘧啶之后，不知怎地竟忽然想到了那个美妙的地方。

可惜他竟无缘到那里去。同在一个队的一名犯人看他的样子不好，报告了厂部——在此之前，黄华君把自己珍藏的一部《普希金抒情诗集》给了他，说：“这书——你留着用吧！”

“怎么的，你？……”那位同伴觉得诧异，平时，他想借来看看都不是很容易的。

“我用不着啦……”准备去死的人说。一定是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家的怀疑。

厂部很快把他送进了医院。治疗十分痛苦，但反而加强了他必死的决心。此后他又两次自杀，均未如愿。感谢生活！是生活阻止了这样一个人的自我毁灭。他在人间尚有应尽的义务，伴随这义务，他还有应该遭受的痛苦没有进行完——他不能死！黄华君一定是认识到了这样的道理，从此他便再也没有去干那件最蠢不过的事。

他安静多了，也消沉多了。生活变成了对时间的苦挨苦磨，没有了追求，也失去了欲望。说什么技艺在身，^②讲什么远大的抱负，十小时沉重的劳动，三顿饭加上浑身上下无处不酸痛的一觉，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意义了。渐渐地，他也能象别的劳改犯一样，一到开饭的钟声敲响，便如狼奔豕突一般跑向饭堂，捧着本厂烧制的宛如小盆一样的饭钵，双目怒张，喉结乱抖，只几吞几咽，早已风卷残云似地

吃光了钵子里边盛得满满的饭——那是怎样的饭啊？除了些微一点大米，便是半生不熟的卷心菜，然而他吃得香甜，快活，这个中等身材，清瘦，白皙的斯文书生，眼睛里可还有那样睿智的光芒闪耀吗？没有了，它变成了一种难以表露的潜意识，深深地隐藏起来了。也许有一天它还会重新出现的吧？谁知道呢！过去发生的一切既然事事出人意料，未来的图景谁又准确描绘得出。

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改变他此后生命历程的机遇悄悄出现了。

有一天，厂部通知他到办公室去。

他去了，见那里坐着的几位陌生人正以审视的目光望他。

陌生人很客气地请他坐下，然后问他，“听说你是搞电气通讯的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好象那已经是极遥远的一个幻影，但他到底记起了这样的事，就点了点头。

“你愿意到我们那里去吗？”陌生人亲切地问他。

他的嘴唇动了几下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他已经不大习惯平等地和别人讲话，更不要说征询有关他个人前途的问题。在这里干，还是到别的地方去，他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意愿吗？他觉得这是多余的问话，但他很感谢对方，他们把他当成了一个人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，来者是北方人。他的内心深处不由升起了对北方同胞的好感。

一九五六年明朗的秋天，服刑未滿的劳改犯黄华君乘车驰过山海关，穿过丘陵起伏的辽西山地，进入松辽大平原，来

到长春。从此，苍茫的东北大地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

又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，这片土地将会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，虽然从政治上说，他还要等到许久许久以后，才能得到他应得的权利。

四、有限的初欢

头一回吃养育了数千万东北同胞的高粱米饭，江南人黄华君就给长春市铁北监狱带来了活跃的空气。

“这大米怎么会变成了圆的颗粒？”捧着饭碗，他极其认真地嘟哝着，“而且是红色的，又没看见红小豆……”

新生开关厂的工人——犯人们难得地笑了起来。

他很快就习惯了高粱米饭，入乡随俗嘛，何况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。

新生开关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厂，工人们绝大部分是犯人，技术底子薄，对黄华君这个有知识的南方人很重视。厂里让他帮助搞扩音线路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给完成了。干部们请他给装配收音机（他们一定知道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事被判了刑的），他慨然答应。他给开出了所需零部件的单子，干部们分头去买了来，他一下子就给装配出了十几台。试着收听了一下，音量又清晰，收的台也多，并且没有花上几个钱。厂里意识到他们请来了一位能人，就分外地高看了一眼。饭吃得饱，也不必每天耗尽力气去踩大泥，还受到一定尊敬，黄华君慢慢胖了起来，只是有时想到了过去未来，身前后诸般烦恼，仍不免唏嘘而长叹。

有一天在车间里，黄华君发现一群人围在一起小声议论

什么，他认出了里边有厂和车间的领导，还有几个技术员，人人脸上现出犯难的神情。他禁不住走过去看，见几个人中间放着一些图纸。他扫了一眼，竟脱口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图纸，怎么还有弱电线路？”

干部们都转过头来看他。工段长的眼睛发亮，拉住他说：“黄华君，这图——你看得懂？”

黄华君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好象是电气总控制站。”

干部们交换了一下目光。

“正是。”车间一位领导高兴地说，“正愁没人看明白呢，这么说，你也能照着做了？”这才告诉他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工程之一——吉林市“三大化”已经投入建设，苏联提供的一套大型电器设备，安装任务分配给了本厂，任务重，工期短，要求质量高，厂里正为这项工程伤脑筋，特别是这个地下水管总控制站，是全部设备的中枢神经，光是那二百多只小型继电器，上万根导线，就把人弄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好。

“你要能给安装起来，就把咱们厂子救了！”工段长望着黄华君说。

“让我试试看吧。”黄华君虽然成竹在胸，却没有把话说死。

厂领导很高兴，问他需要什么条件，黄华君说：“给我两名钳工，另外配几个工人。”

“就这些吗？”

“足够了。”

有人暗暗摇头。